

白雲山詩

一
二
五



Don't forget

白香山詩長慶集卷第一

古歛汪 立名 西亭 編訂

諷諭一 古調詩五言 凡六十四首

賀雨

皇帝嗣寶曆元和三年冬自冬及春暮不雨旱熯熯上
心念下民懼歲成災凶遂下罪已詔殷勤制一作告萬邦帝

曰予一人繼天承祖宗憂勤不遑寧夙夜心忡忡元年

誅劉闢一舉靖巴邛二年戮李錡不戰安江東顧惟眇

眇德遠有巍巍功或者天降沴無乃儆予躬上思答天

戒下思致時邕莫如率其身慈和與儉恭乃命罷進獻

乃命賑飢窮宥死降五刑已責按已責乃用左傳晉悼公已責事 謂止逋債也今本皆作責已誤

寬三農宮女出宣徽廐馬減飛龍庶政靡不舉皆由自

宸衷奔騰道路人
偃偻田野翁歡呼
相告報感泣涕沾
宵順人人心悅先
天天意從詔下纔
七日和氣生冲融
疑爲油油一作悠悠雲散作習習
風晝夜三日雨淒淒復濛濛
萬心春熙熙百穀青
芄芃人變愁爲喜
歲易儉爲豐乃知
王者心憂樂與衆
同皇天與后土所
感無不通冠珮何
鏘鏘將相及王公
蹈舞呼萬歲列賀
明庭中小臣誠愚
陋職忝金鑾官稽
首再三拜一言獻
天聰君以明爲聖
臣以直爲忠敢賀
有其始亦願有其
終

立名按元和四年閏三月憲宗以久旱欲降德音公見詔節未詳即建言乞免江淮兩賦以救流瘡且多出官人上悉從之制下而兩公集中有奏請加德音中節月二狀

讀張籍古樂府

張君何爲者業文三十春
尤工樂府詩舉代少其倫
爲

詩意如何六義互鋪陳風雅比興外未嘗著空文讀君
學仙詩可諷放佚君讀君董公詩可誨貪暴臣讀君商
女詩可感悍婦仁讀君勤齊詩可勸薄夫敦上可裨教
化舒之濟萬民下可理情性卷之善一身始從青衿歲
迨此白髮新日夜秉筆吟心苦力亦勤時無采詩官委
棄如泥塵恐君百歲後滅没人不聞願藏中秘書百代
不湮淪願播內樂府時得聞至尊言者志之苗行者文
之根所以讀君詩亦知君爲人如何欲五十官小身賤
貧病眼街西住無人行到門康融其間賀者爲主月主
哭孔戡哀不替一日暮暮立我前紙盡詞未已
洛陽誰不死戡死聞長安我是知戡者聞之涕泫然戡
佐山東軍非義不可干拂衣向西來其道直如絃從事

得如此人人以爲難人言明明代合置在朝端或望居
諫司有事戡必言或望居憲府有邪戡必彈惜哉兩不
諧沒齒爲閒官竟不得一日蹇蹇立君前形骸隨衆人
歛葬北邙山平生剛腸內直氣歸其間賢者爲生民生
死懸在天謂天不愛人胡爲生其賢爲天果愛民胡爲
奪其年茫茫元化中誰執如此權

立名按孔戡即孔戡之兄也盧從史鎮澤潞辟爲書記從史寢驕陰連王承宗
田緒欲效河朔事以固位戡每秉筆至不軌之言極諫以爲不可從史怒遂謝
病歸從史復疏請貶逐憲宗不得已授衛尉丞詔下給事中呂元膺
執之上令中使慰喻元膺制書方下戡不調而卒事詳唐書本傳

凶宅

長安多大宅列在街西東往往來門內房廊相對空梟
鳴松桂枝狐藏蘭菊叢蒼苔黃葉地日暮多旋風前主
爲將相得罪竄巴庸後主爲公卿寢疾歿其中連延四

五主殃禍繼相鍾自從十年來不利主人翁風雨壞簷
隙蛇鼠穿牆墉人疑不敢買日毀土木功嗟嗟俗人心
甚矣其愚蒙但恐災將至不思禍所從我今題此詩欲
悟迷者曾凡爲大官人年祿多高崇權重持難久位高
勢易窮驕者物之盈老者數之終四者如寇盜日夜來
相攻假使居吉土孰能保其躬因小以明大借家可諭
邦周秦宅嶠函其宅非不同一興八百年一死望夷宮
寄語家與國人凶非宅凶

夢仙

人有夢仙者夢身升上清坐乘二白鶴前引雙紅旌羽
衣忽飄飄玉鸞俄錚錚半空直下視人世塵冥冥漸失
鄉國處纔分山水形東海一片白列岳五點青須臾羣

仙來相引朝玉京安期羨門輩列侍如公卿仰謁玉皇
帝稽首前致誠帝言汝仙才努力勿自輕却後十五年
期汝不死庭再拜受斯言既寤喜且驚秘之不敢泄誓
志居巖扃恩愛捨骨肉飲食斷羶腥朝餐雲母散夜吸
沆瀣精空山三十載日望輜輶迎前期過已久鸞鶴無
來聲齒髮日衰白耳目減聰明一朝同物化身與糞壤
并神仙信有之俗力非可營苟無金骨相不列丹臺名
徒傳辟穀法虛受燒丹經只自取勤苦百年終不成悲
哉夢仙人一夢誤一生

觀刈麥

時爲熱
厓縣尉

田家少閒月五月人倍忙夜來南風起小麥覆隴黃婦
姑荷簞食童稚攜壺漿相隨餉田去丁壯在南岡足蒸

暑土氣背灼炎天光力盡不知熱但惜夏日長復有貧
婦人抱子在其傍右手秉遺穗左臂懸弊筐聽其相顧
言聞者爲悲傷家田輸稅盡拾此充飢腸今我何功德
曾不事農桑吏祿三百石歲晏有餘糧念此私自媿盡
日不能忘

題海圖屏風

元和己丑年作

海水無風時波濤安悠悠鱗介無小大遂性各沉浮突
兀海底鰲首冠三神丘釣網不能制其來非一秋或者
不量力謂茲鰲可求鼉鼉牽不動綸絕沉其鉤一鰲旣
頓領諸鰲齊掉頭白濤與黑浪呼吸繞咽喉噴風激飛
廉鼓波怒陽侯鯨鯢得其便張口欲吞舟萬里無活鱗
百川多倒流遂使江漢水朝宗意亦休蒼然屏風上此

畫良有由

立名按此詩於題下注年必有爲而作己丑爲元和四年四月憲宗欲乘王士真死除人代之不從則與師討之以革河北諸鎮世襲之弊裴垍不可李絳言武俊父子相承四十餘年今承宗又已總軍務一旦易之恐未即奉詔又河北諸鎮事體正同必不自安陰相黨助中尉吐突承璀欲奪垍權自請將兵討之未行九月憲宗又欲以承宗爲成德留後割其德棣二州更爲一鎮命王氏璠薛昌朝領之承宗果囚昌朝抗不奉詔遂命承璀統兵討承宗自此兵連禍結師久無功公集有狀論其事云臣伏以河北事體本不宜用兵此詩當因是託諷也東坡云吳元濟以蔡叛犯許汝以驚東都此不可不討者也當時議者欲置之固爲非策然不得武裴二傑士亦未易辦也白樂天豈庸人哉然其議論亦似屬置之者其詩有海圖屏風者可見其意且注云時方討淮蔡叛吾以是知仁人君子之於兵蓋不忍輕用如此淮蔡且欲以德懷況欲弊所恃以勤無用乎悲乎此未易與俗士談也東坡此語定有爲特借是以發之耳然今本並無淮蔡叛之注况元濟反在元和十年縱兵侵掠不容不討者詩中不量力鼇可求等語殊不相涉是詩之作確是元和四年然則宋本亦有繆誤東坡以注爲據遂不復推考也

羸駿

驂騑失其主羸餓無人牧向風嘶一聲莽蒼黃河曲蹋冰水畔立臥雪冢間宿歲暮田野空寒草不滿腹豈無

市駿者盡是凡人目相馬失於瘦遂遺千里足村中何
擾擾有吏徵芻粟淪彼軍廐中化作駑駘肉

廢琴

絲桐合爲琴中有太古聲古聲淡無味不稱今日情玉
徽光彩滅朱絃塵土生廢棄來已久遺音尚泠泠不辭
爲君彈縱彈人不聽何物使之然羌笛與秦箏

李都尉古劒

古劒寒黯黯鑄來幾千秋白光納日月紫氣排斗牛有
客借一觀愛之不敢求湛然玉匣中秋水澄不流至寶
有本性精剛無與儔可使寸寸折不能繞指柔願快直
士心將斷佞臣頭不願報小怨夜半刺私讐勸君慎所
用無作神兵羞

雲居寺孤桐

一株青玉立千葉綠雲委亭亭五丈餘高意猶未已山
僧年九十清淨老不死自云手種時一顆青桐子直從
萌芽拔高自毫末始四面無附枝中心有通理寄言立
身者孤直當如此

京兆府新栽蓮

時爲塾屋尉趨府作

污溝貯濁水水上葉田田我來一長歎知是東溪蓮下
有清泥污馨香無復全上有紅塵撲顏色不得鮮物性
猶如此人事亦宜然託根非其所不如遭棄捐昔在溪
中日花葉媚清漣今來不得地顛顛府門前

月夜登閣避暑

旱久炎氣甚中人若燔燒清風隱何處艸樹不動搖何

以避暑氣無如出塵囂行行都門外佛閣正蒼堯清涼
近高生煩熱委靜銷開襟當軒坐神泰意飄飄迴看歸
路傍禾黍盡枯焦獨善誠有計將何救旱苗

初授拾遺

奉詔登左掖束帶叅朝議何言初命卑且脫風塵吏杜
甫陳子昂才名括天地當時非不遇尚無過斯位況予
蹇薄者寵至不自意驚近白日光慙非青雲器天子方
從諫朝廷無忌諱豈不思匪躬適遇時無事受命已旬
月飽食隨班次諫紙忽盈箱對之終自媿

贈元稹

自我從宦遊七年在長安所得惟元九乃知定交難豈
無山上苗徑寸無歲寒豈無要津水咫尺有波瀾之子

異於是久處一作要誓不諼無波古井水有節秋竹竿一為

同心友三及芳歲闌一作蘭花下鞍馬遊雪中杯酒歡衡門

相逢迎不具帶與冠春風日高睡秋月夜深看不為同

登科不為同署官所合在方寸心源無異端

哭劉敦質

小樹兩株柏新土三尺墳蒼蒼白露草此地哭劉君哭
君豈無辭辭云君子人如何天不弔窮悴至終身愚者
多貴壽賢者獨賤速龍亢彼無悔蠖屈此不伸哭罷持
此辭吾將詰義文

荅友問

大圭廉不割利劒用不缺當其斬馬時良玉不如鐵置
鐵在洪爐鐵消易如雪良玉同其中三日燒不熱君疑

才與德詠此知優劣

雜興三首

楚王多內寵傾國選嬪妃又愛從禽樂馳騁每相隨錦
韝臂花隼羅袂控金羈遂習宮中女皆如馬上兒色禽
合爲荒刑政兩已衰雲夢春仍獵章華夜不歸東風二
月天春鴈正離離美人挾銀鐫一發疊雙飛飛鴻驚斷
行歛翅避蛾睂君王顧之笑弓箭生光輝迴眸語君曰
昔聞莊王時有一愚夫人其名曰樊姬不有此遊樂三
載斷鮮肥

越國政初荒越天旱不已風日燥水田水涸塵飛起國
中新下令官渠禁流水流水不入田壅入王宮裏餘波
養魚鳥倒影浮樓雉澹豔九折池縈迴十餘里四月菱

荷發越王日遊嬉左右好風來香動芙蓉蕊但愛芙蓉
香又種芙蓉子不念閭門外千里稻苗死

吳王心日侈服玩盡奇瓌身臥翠羽帳手持紅玉杯冠
垂明月珠帶束通天犀行動自矜顧數步一徘徊小人
知所好懷寶四方來奸邪得藉手從此倖門開古稱國
之寶穀米與賢才今看君王眼視之如塵灰伍員諫已
死浮屍去不迴姑蘇臺下艸麋鹿暗生麕

宿紫閣山北邨

晨遊紫閣峰暮宿山下邨邨老見予喜為予開一尊舉
杯未及飲暴卒來入門紫衣挾刀斧草草十餘人奪我
席上酒掣我盤中飧主人退後立斂手反如賓中庭有
奇樹種來三十春主人惜不得持斧斷其根口稱采造

家身屬神策軍主人慎勿語中尉正承恩

立名按貞元十二年始立左右神策護軍中尉統禁旅時竇霍權勢振赫嗣是宦官之驕橫日長公與元九書所謂聞紫閣村詩則握軍要者切齒是也宋洪景盧零齋續筆云宣和間朱勔挾花石進奉之名以固寵規利士民家一州一木稍堪翫使者即領健卒直入其家用黃封表志未即取護視微不謹則被以大不恭罪及發行必撤屋決牆而出偶讀樂天此詩乃知唐世固有是事蓋貞元元和間也

讀漢書

禾黍與稂莠雨來同日滋桃李與荆棘霜降同夜萎
木既區別榮枯那等夷茫茫天地意無乃太無私小人
與君子用置各有宜奈何西漢末忠邪並信之不然盡
信忠早絕邪臣窺不然盡信邪早使忠臣知優游兩不
斷盛業日已衰痛矣蕭京輩終令陷禍機蕭望之京房等每讀元
成紀憤憤令人悲寄言為國者不得學天時寄言為臣
者可以鑒於斯